

对 决

关品方
二零零六年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目 录

目录	2
楔子	问君缘何起杀意 5
第一章	忘年之恋	
第一回	天涯独自寻芳草 8
第二回	游遍芳丛醉东风 11
第三回	红颜命薄古今同 13
第四回	护持惟恐伤娇小 16
第二章	天伦之绊	
第五回	命蹇时乖奈若何 19
第六回	贫贱夫妻百事哀 21
第七回	婉转娥眉能几时 24
第八回	纵我留君聚亦苦 26
第三章	成长之路	
第九回	傲骨嶙峋岂无因 29
第十回	无悔峥嵘岁月稠 33
第十一回	岂道今朝结父仇 36
第十二回	千山独行毋相送 39
第四章	异国情缘	

第十三回	勇闯前路走东瀛	42
第十四回	姑娘十八一朵花	46
第十五回	我未成名卿未嫁	49
第十六回	狭路相逢勇者胜	52
第五章	一代枭雄		
第十七回	此讎不报枉为人	55
第十八回	谬识愚忠误骄儿	58
第十九回	败战归航何堪问	62
第二十回	卷土重来卫国魂	65
第六章	国色天香		
第二十一回	如胶似漆意绸缪	69
第二十二回	援助交际情何堪	74
第二十三回	情浓如酒永不休	77
第二十四回	情海翻波三人行	80
第二十五回	哀莫大于心已死	84
第七章	恸哭家变		
第二十六回	花残月缺有前因	88
第二十七回	钗分镜破有裂痕	91
第二十八回	剑气纵横志待酬	94

第二十九回	父子亲情何太淡	97
第三十回	他生缘会更难期	100
第八章	手足情谊		
第三十一回	惆怅旧欢如春梦	104
第三十二回	东瀛诡惑话扶桑	107
第三十三回	一番心事向东流	110
第三十四回	执子之手相偕老	114
第三十五回	难酬蹈海亦英雄	117
第三十六回	沧海桑田可问谁	121
第九章	旧事拾遗		
第三十七回	一失足成千古恨	125
第三十八回	此恨绵绵无尽期	129
第三十九回	对决无我亦无中	133
后记		137

第五章 一代梟雄

第十七回 此讎不报枉为人

满头青丝绿发，身披鱼鳞铁甲。不怕烈日暴雨，耐得风寒雪压。逆贼无天无法，国人皆曰可杀。

一九七八年

幸雄为久美子铺排婚礼，极尽着华。这是他独生女儿出嫁的「披露宴」，整个过程一丝不苟地按照日本最隆重的规格进行。但他是在极不情愿的精神状态下筹措这场喜宴盛典的。饶是他半生驰骋商场极工心计，但他太瞧不起志轩，以致没有想到这小子竟可取得市长和校长对他的品格证明。志轩只说是作为求职之用，而在日本这又是平常不过的。当志轩再次登门，向幸雄出示这两份「品格证明书」时，幸雄惊愕万分，先是脸色苍白，气得发抖，频呼：「当真！当真！」，继而满面通红，激动莫名。他反复看着有市长和校长亲笔签署和株红印鉴的文件，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他是彻底地被打败了。为了维持一己的尊严、在信守协议之余，幸雄提出更具体的一些对这门婚事的条件，希望日后可反败为胜。不管怎样，以他的社会地位和人脉关系，他眼下能够做到的，就是主控婚事的铺排，而志轩不得有违。婚宴当天，东京的新大谷酒店前，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熙来攘往盈门到贺的都是幸雄的宾客。政治、经济和学术界的满城俊彦，该来的都来了，当然少不了为志轩提供品格证明的市长和校长。幸雄致辞时表情木然，予人冷漠及无奈的感觉。他要藉此机会让出席的宾客们隐约觉得他本人不一定十分肯定志轩这个非日裔的女婿，因而对婚事的前景有保留。座中宾客交头接耳，有点狐疑地私底下有议论。整个仪式在隆重而清冷的气氛中进行，没有热情洋溢的祝辞和温馨浪漫的氛围。志轩这方面只极少几个人出席，婚礼是幸雄嫁女的婚礼，不是志轩娶妻的婚礼。

幸雄不能原谅志轩「玷污」久美子，不单是因为她是独女。他更期望将来能为女儿招得佳婿入赘成为「婿养子」，做自己的继承人。他当然知道，要找这样一个愿意入赘的人，这人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他的姓氏必须从生父家的户籍中抹去，转入妻子家的户籍，改从「中田」的姓，并和岳父岳母一起生活。这样代价虽高，但获益亦不浅。中田的先祖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变通等级制的传统，从浪人家庭的后代成了武士家族的后代。明治维新时期，幸雄的先祖在当时是穷困拮据的武士阶级，与富商巨贾结成姻亲后，开「中田」一脉，逐步发展，直到中日战争前，已在这关东的江户名城占一席位。幸雄既怀疑志轩的动机，亦反对女儿嫁给非日本血裔的男人，更何况是他鄙夷的「支那」人？中田家的家产不能辗转落到一个中国人的手里！他决意要改变这个被颠倒的事实，要洗刷这个被玷污的声名。因此，这是在父亲和独女的特殊的情意结之外，别有一番复杂的抑郁愤懑，难以言喻。日本人持久不变地追求的目标，是名誉。婚宴后返回自宅，幸

雄在枯坐了整个晚上后，终于下定决心，耗其余生的心力，要使用一切合适的手段，根据情况而决定取夺。不管怎样，久美子肚里怀有他中田家一半的骨血。将来这个不论男孙女孙，可以是他复仇的希望之所寄。至于这孙子将来是站在自己这边还是怎样，岂不视乎他本人的用心棒？中田想到这里，嘴角露出一丝苦笑，在凄怆低落的情绪中，找到对日后胜利的憧憬和满足。

「这小子不懂得什么叫名誉的义理。」幸雄盘膝坐在席布团上，喝着清酒，对良子说。这已是久美子和志轩婚后一段日子的一个晚上。近来幸雄减少了晚上的应酬，在家中一人喝闷酒。这里面有一半原因是幸雄最近不欲与亲朋同侪见面，因他仍为久美子和志轩的结婚感到羞耻。日本人对名誉的义理，就是使名声不受玷污的责任。他为了要消除这种被侮辱的感觉，必须洗雪志轩加诸己身的污秽，必要时也许要对毁谤者报复，甚或自己要自杀以挽回声誉。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有多种方针和方法，但决不能淡然置之。良子默默地在旁为丈夫添酒和准备下酒的肴食，低垂着头不置一词，只对丈夫偶尔的喃喃自语唯唯应诺，而且一点也不含糊。对妻子在这个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顺从，幸雄感到和她亲切，显得有共鸣。

这边厢，幸雄为自己的名誉被侵犯而备受困扰。那边厢，志轩和久美子在夏威夷渡着蜜月时也不好过。久美子托词怀孕在身，这些天来对志轩颇为抗拒。志轩晚上睡得不稳，因为他也已隐隐地觉得，他这个「外人」无端侵入人家的家庭，成为一个不速的成员，日后且要持久地面对意气极盛、在中国战场上经历过的、这样一个他要敬称他为岳父大人的人，这桩婚事将来是成是败或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越发感到不确实，心中深处感到有一种惴惴的危险和威胁。他知道日本人把对名誉的敏感看作高尚情操的一部分。无论什么不满或怨怼，大多数中国人的想法，会是适度地容忍和退让，认为这是暴露对方卑鄙的最好办法。日本人则不然，不论大小事情，几乎都寸钿必报。当然他们似乎对报恩也同样重视，而复仇只是在特定范围之内，与及视乎「被害」程度的深浅而采取的其中一种激烈手段。但幸雄在婚宴上的冷酷、稳静和克制，现在回想起来，志轩益发感到不寒而栗。就像日本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声喊叫，日本男人对危险和挑战必须处之泰然。当洪水冲到村庄时，每个持重的日本人都必须带好必需品，觅妥高地，不能乱喊乱跑，张惶失措。秋分前后，台风暴雨袭来时，日本人也有同样的自我克制。日本的学生从小就接受发生地震灾难时要处变不惊的训练。凡此种种压抑的行为，是每一个日本人自尊心的一部分。这种自我克制，对武士的要求比对庶民更高。日本人对武士，要求他们能忍耐极端的肉体上的痛楚及精神上的折磨。志轩想起那次初会，幸雄手执武士刀在他身前挥舞的场面，多少次午夜梦回，这情景总是挥之不去。昨天晚上，当他索求着久美子的晶莹裸体，由于要照顾到她腹中胎儿而缓慢推进的时候，由于心有旁骛，悲哀地在最不恰当的时刻这刀影竟在脑际闪现。久美子紧蹙双眉，额角冒着细汗，双手紧抱着志轩的双肩欲迎还拒，抿着嘴唇不让自己发出太大的声浪，丰满的双乳随着志轩的节奏而晃动，这情景曾几何时深深地激发过志轩对久美子无比爱怜的情与欲，如今婚后竟情感上渐渐地有了变化。志轩猛一摔头，要挥走这刀影而不可得。他闭上眼睛，抱紧久美子，动作变得急速而且带点凶狠，浑忘了在她的肚腹之内孕育中的新生命，直至听到她的哀求为止。志轩当时不知道，这以后竟慢慢地成了惯习的常态，他和久美子做爱时夹杂有幸雄这样一种三人行，爱恨恩仇纠缠厮杀，真是难解难分。

在幸雄的心目中，追求对名誉的义理，就是要自己对自身的社会地位与身份符合社会对其举止的期望，及生活的恒常惯习与身份地位和行为措施要互相适应。缺少了这些义理，就丧失了自尊。日本人真正的尊严在于各安其份，不卑不亢，自天皇以至庶民皆以此自许。这种守其本份，包括各种责任和义务。幸雄认为，志轩作为一个外国留学生，多少总应对日本一些道德价值有认识，但他偏偏就要黠傲不驯，既自负又反叛；不懂得谢罪，反要挑战自己；不懂得安分，反要僭越他人。说不定他真有觊觎中田家丰厚的田宅财产的野心企图。「中田不动产」在关东地区已是薄有名气的财团，幸雄更兼几个社团法人常务取缔役的职衔多年。他有意招婿入赘以延续家声的期盼，在业界内也是众所周知。如今这女婿竟然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无名小子！如果他偿还不了这名誉受损的债，他在人前人后将备受耻笑嘲弄。战后经济繁荣和复兴，就是他们这一批败战返国的中士以上的皇军，继承昔日武士、将军、大名等列祖列宗艰苦经营缔造出来的业绩，是大东亚圣战的延续。战场上的硝烟和血腥，好象犹在鼻端可嗅可闻。幸雄在东京帝国大学念书时，学校曾因失火使挂在学校内的天皇御像受损，有老师同学为此冲入火场而被烧死。战时也有士兵同袍在庄严地捧读「军人敕谕」时偶尔读错，竟然引咎自杀以洗脱污名。作为业界的翘楚，幸雄对其在专业上名誉的义理要求十分严格。这点志轩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当天婚宴在赤阪的新大谷酒店大殿正厅筵开百席，宾客车水马龙，盈门到贺如川流不息。幸雄和良子正襟危坐接受道贺，饶是志轩大场面见惯不少，也心下悚然怯场。这是幸雄和志轩协议的一部分 --- 婚宴由幸雄安排、付账及全权决定，而志轩必须恪守日本传统礼节出席，不得有违。这是幸雄挽回面子的重要一步。偏是幸雄不情愿也决不容许这个非日裔的女婿入赘，而且订明志轩永不能有这个希冀，换来的条件是志轩和久美子的后代一律从「程」姓，且按日本政府的法规，永不能申请入日本国籍。除非他们双方日后离婚，那当然另作别论。不论传统武士或现代商人，幸雄作为一个日本人，在义理上都不能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无能。因此，幸雄把自己在旁人眼中对他的要求和他本人的自我表现高度地等同起来，对因竞争而失败极为敏感。因失败而蒙羞，这种羞耻感在幸雄心内醇化成悲愤的强烈动力，但更多地转变成危险的沮丧和复仇的欲望。他不能原谅志轩竟和爱女久美子同床共枕。他是否诅咒自己、悔咎自己在中国战场上做过绝大部分日本士兵对中国妇女犯下的某种恶行，相信只有自己在午夜梦回时才有所自我剖告。这或然秘密甚至枕畔的良子做梦时恐怕也不会想到。

第十八回 谬识愚忠误骄儿

义理忠诚若悬河，坐见举国来奔波。日销月铄同埋没，八年西顾空吟哦。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一九八六年

这天是周日，广浩随母亲久美子惯常地返娘家。广浩特别喜爱外祖父家的大宅庭园，幽邃宁谧，与自己在世田谷区公寓式的家[?]不同。他刚进小学，对一切事物及世故人情都显得好奇。不知道为什么，幸雄对这个带有一半「支那」人血液的外孙很感亲切。这中间是否有对志轩厌恶的条件反射，又或者是否有争取小的、打击大的，这样一种龌龊的念头，幸雄是不愿深究的。

初秋时分，午间的阳光显得温柔明丽，就像金色的稻田在秋风中款摆摇头，饶有暖意。这是收获的季节。幸雄和广浩一老一少在花园玩耍，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幸雄双鬓已见花白，六十四、五岁的年纪，但仍显得精力旺盛、脑筋灵活。这是初老男人踏入暮年之前的夕阳时期的黄金岁月。话题离不开广浩在学校内的状况。广浩的发言令幸雄略为惊讶。

「告诉公公，为什么学校里有同学欺负你？」幸雄关切地垂询。广浩低声抽泣，嗫嚅着说：「他们说我的爸爸不是日本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和我玩耍了。不喜欢我了。跟以前不一样了。」这孩子眉宇间长得有英气。幸雄怜惜地细看广浩，稚气的脸庞带着倔强的神情。他显然为近日在校内的遭遇感到困扰。「老师怎么说？谁告诉你的同学们？是不是真有人欺负你？」幸雄不禁轻拥广浩，抱在怀里柔声问道。「不知道呀！可能是老师们谈起，被同学听到了。为什么我姓程？人家都说这是中国人的姓。」广浩说着，不禁呜咽起来。「我不要做中国人，不要做中国人.....」。幸雄百感交集。早晚不可避免的，最终还是要到来。就广浩这个刚进小学年纪，不早不晚。幸雄早就猜到会有这么一天。「公公也曾在中国打过仗。以前告诉过你的。喏，你看，这是公公穿皇军军服的照片---」。广浩被带到幸雄的书房。「怎样？好孩子不要哭。公公明儿教你学剑道。要懂得怎样保护自己，保卫国家，战胜敌人。」幸雄向广浩出示悬挂在墙上的武士刀。「这刀公公以前使用过。喏，这样双手握着。你现在力气还不够，要忍耐着些。公公慢慢教你。下星期和你到武道馆去看看。」幸雄是否工于心计，有时候他自己也不明白。但他知道怎样转移广浩的话题和引出他自己的一套。果然，这样反复谈着，广浩突然冒出几句这样的话来：「公公，我恨不得把我全身的中国人的血都换掉、都换掉。这样，他们会不会与我和好如初？」小孩子最珍惜的，是同学间的友谊，是得到他们的认同和接受。何况是在日本这样一个只有集体共同意志、缺乏个人自由意志的国度？

幸雄沉默不语。他感到事态严重，没想到广浩竟有这样决绝的想法！一丝凉意混同着一丝快意沿着他的脊梁「嗖」地往下飏去。他在战慄和快感中紧握广

浩的双臂，然后一拥入怀，轻拍其背项表示安慰。在广浩弱小的心灵中，得到公公无言的肯定和沉默的同情，比千言万语还要来得沉重和有价值。广浩仰头看公公，豆大的泪珠夺眶而出。这涕泪的涌流是无言的抽泣。他感到非常无助和彷徨。

「这想法先不要告诉你爸爸。」幸雄经过良久的反复思量，最后决定这样一字一句、实实在在地告诉自己喜爱的外孙男 --- 这个或许将来可跟从「中田」的姓氏、并继承家族的财产和声名的男孩。毕竟他是自己的女儿久美子的亲生骨肉。他心头感到无比的快意，嘴角出现吊诡的笑容。

这以后，祖孙二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幸雄对广浩说故事又娓娓动听，从古事记及源氏物语的神话传奇，到幕府时期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以至近代的山本五十六、岩崎弥太郎、东条英机和西乡隆盛等人的事迹，他都如数家珍。幸雄特别对弘扬武士道精神的「侍」或「家来」（即「仆」或「家臣」）有独特的心得，而日本真正的民族叙事式的史诗是「四十七侍物语」，或称「忠臣藏」。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虽然不高，却无比强烈地扣动日本人的心弦。世世代代父子祖孙之间相传下来，使每个日本儿童都熟知这个故事，而且不仅略知其梗概，简直熟悉其细节。四十七侍的墓地长期成为著名的圣地，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凭吊致祭，留下的名片使墓地的周围变成一片雪白，象征日本人的忠贞和决绝。

幸雄是这样向广浩介绍「四十七侍物语」的：故事发生在一七零三年封建制度鼎盛的时期，四十七位勇士为忠义而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亲人及个人的名声，最后均自杀以殉。当时各地的「大名」定期觐见幕府的「将军」。幕府任命两位大名主持仪式，浅野侯是其中之一。由于与另一位大名吉良侯有嫌隙，在觐见的仪式上浅野被误导、引致在将军殿前遭到吉良的侮辱，羞愤之余拔刀而起砍伤了吉良。浅野为自己的名誉而动武是一种德行，但在将军面前动武则属不忠。对于后者，浅野必须按照作为对大名的规定和要求，切腹自杀谢罪。浅野的一众家臣有责任随其君主浅野一起切腹，以示效忠。但有些家臣在浅野切腹而死、封地被没收以至纷纷堕落成为浪人之后，认为不应该就这样认命，而是首先应为浅野被玷污的名誉进行平反湔雪，以完成君主未竟之志。但若杀死吉良为浅野复仇，势必对幕府不忠。按当时的惯例，策划报仇的人必须事先张扬并公布计划、光明磊落地行事；但若在订明的期限前不能实现复仇的计划，就必须放弃。这项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容许有意复仇者可以体面地放弃复仇的计划，为那些不是真诚地要复仇的人提供下台阶。

当时浅野的部属家臣因遭牵连被贬为浪人的达三百人以上。大部份其实不是真诚地信仰义理。只有小部份人忠肝义胆，决志要为君主复仇而不惜牺牲一切。以大石为代表的数十位家臣，为此展开向其它二百多名旧同僚的斗争，最终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对怎样分配浅野遗留下来的封地及财产处置方法的争辩，分清「敌我」，赶走那些不忠不义之徒后，只剩下四十七人义理坚定，忠诚不渝，足以共谋复仇的大计。他们彼此之间订立盟约，保证不论亲情、爱情及其它世俗的家累或义务，都不能妨碍他们的誓言。忠诚于对浅野的义理，必须成为他们的最高道德准则。四十七侍滴血为盟，悲壮地宣誓：准备作出最大的牺牲，不成功不罢休。

而为了麻痹他们的死敌吉良，令他丧失警惕，他们各奔东西，佯装丧尽天

良，并放弃追求作为家臣的名誉之心。大石本人就经常沉溺于低级妓院，终日打架争吵、嫖娼狎妓、不讲体面、穷途潦倒、放弃自己；并假借这种放荡的生活与妻子离婚，断绝与家人的关系。这是日本人打算采取激烈的违法行动前惯用的、被合理化的断然步骤，以保证自己犯案后其妻儿日后不致受牵连。儿啼妻哭内心撩乱。大石迫令妻子与他离婚，且要她改嫁他人，他们的儿子也因而堕落，埋没大好前程。大部份江户人都在猜测大石他们、怀疑他们是否真要为浅野报仇。那些尊敬这批浪人的人却都深信他们必将策划复仇要杀害吉良。可是，四十七侍矢口否认有任何此类企图。他们装疯扮傻，佯狂诈颠，表现得好象完全不懂义理的人，丧失了原来作为家臣的高尚操守。他们众叛亲离，在社会最低层打滚以作掩饰。这四十七侍各有悲哀的故事，真是说也说不完的壮烈和惨淡。悲欢离合之外、颠沛落难之余，为的是最高层次的牺牲。既置生死于度外，余事已不足挂齿。例如有人把妻子卖入青楼，为了筹集复仇计划的资金。例如有人把亲妹送进吉良家当女仆更兼侍寝，为了妹妹能通风报信、以便里应外合。这种献身的行动使这妻子和这亲妹在完成报仇之后不得不自杀。因为尽管是为了复仇而采取这种断然手段，她们必须以死来洗刷这种加诸自己身上的污秽。

故事的高潮是大石他们藉吉良大摆酒宴的一个场合，攻进吉良府中，经过激烈的厮杀缠斗，几经周折最后捉到吉良，验明正身，然后强迫他切腹自尽。吉良胆小拒绝，于是他们慷慨悲歌，用浅野切腹时使用过的刀，砍下吉良的首级，然后按照礼仪隆重之地携上首级、带上刑刀，列队走向浅野的墓地致祭。他们的行动震撼了整个江户。曾经怀疑过他们的人纷纷向他们表示敬意。各路诸侯大户及名门望族都沿途热情地款待他们。他们在君主的墓前宣读祭祷文，完成悲愿，并报答了义理。但他们还需要对更高层次的幕府将军尽忠，而这样只有一死才能两全。他们违反了未预先呈报就「阴谋」复仇的国法，更是不死无以报国。不过，他们并没有真正背叛国家。作为侍臣的行为，凡是以忠义之名而求的，他们都必须负责地执行。他们为报君主之恩，贯彻始终，报却冤仇，义理坚定，为永世垂范。但他们干犯了国法。因此，幕府考虑再三，为了成全他们，颁令他们四十七侍必须全体切腹。这是一举两全之策。结局是四十七侍无一退避，集体自杀，忠义双全。

幸雄为广浩详细地介绍四十七侍的故事，夹叙夹议，前后凡三年。这段期间广浩参加剑道的训练。广浩只对父亲志轩说明：参加这校外活动纯为兴趣，为了锻炼身体。他们父子之间交谈的机会日少，多少要怪志轩承袭了自己父亲庆鹏对家人木讷的作风，缺乏主动；而这又或许与久美子、加上她的闺中密友真由纪和母亲良子以女系为中心的日本家庭育儿的方式有关。

幸雄所不能忘怀的，是战争时期戎马倥偬，在华东战场上绝大部分日本士兵以至大部分军官对中国妇女犯下的滔天恶行。军旅生涯本身就是乖戾非理性的集体疯狂。多年离乡别井缺乏亲情慰藉更使纯男性的纪律队伍得不到应有的宣泄。生命可以在瞬间结束——这样一种惘惘的威胁更无日无之。他们遭遇到顽强的反抗。中国民间的抗日游击队神出鬼没、视死如归。彼此都杀红了眼睛。因此，每当有机会在战役后喘息时，他们会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宣泄愤怒；他们当然更会强奸稍有姿色的「花姑娘」，宣泄孤独和空虚。对死亡的抗拒和受性欲的困扰，使他们变成兽兵。由于害怕女子的拼死反抗会危害己身，他们大多集体

行动互相照应，因而轮奸成为惯习。人性和天良在战时泯灭埋没，惟手中的刀枪最可依靠。为了逃避理智和天良对内心的谴责，最直接了当的方法却又是滥杀无辜。这是人性在战争时期的矛盾表现，往往不可解释。况且真不知道明天是否仍可存活在这世上。千里迢迢远离故国，真不知道他朝能否重返久违的故园、重遇怀念的亲人。幸雄午夜梦回，最深刻凄厉的一幕，是在南京时农舍的柴房内、那染满血污的女人死前怨毒痛恨的眼神。手起刀落之后，从肩头沿胸脯到下腹长长的汨汨淌流的一条血路。这是一具值得受人怜悯和尊重的艳尸。她的两条白腿张开着好象还在颤抖。瞬间前她被强暴蹂躏。瞬间后她被冷血残害。

在数十年后的这样一种祥和简静的日子里，幸雄可以就义理和忠诚，理性地分析、动情地渲染，歌颂四十七侍的道德高风。在广浩面前，为了传承文化价值，好象一切都有了理据。大和魂当然是玉洁冰清的。日出之国当然是金甄无缺的。只怪未能把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好；只怪未能在征服大东亚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幸雄认为日本人是真的需要反省。而这反省，是反省为什么没有取胜，而不是反省为什么开战。四十七侍的忍辱负重，在幸雄的眼中，是合理化的泉源。当然也有不少日本人，在集体的压力面前只学到四十七侍自暴自弃、自甘堕落的一面，其实没有勇气挑战这个压迫着他们的集体。但以家臣自居的阶层，是日本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到底是不可以承认民族错误的。他们的抉择，宁可是剖腹自戕、或是与敌人同归于尽。日本人没有中庸之道的概念，遑论追悔自己或原谅他人。

第十九回 败战归航何堪问

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从来征戍客，皆共沙场老。

一九四五年

幸雄除了在东京世田谷区的房地产发展颇具规模之外，在其原籍山形县更是事业开展得有声有色。他在这个自己祖上的出身地处心积虑囤积土地的方法，首先是通过中央政府对国土厅和地方政府田土局对山形县的长远发展和基本建设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据此制定其收购土地的策略和方案，然后通过笼络当地的农民组织并且持续地进行慈善捐款以收买人心。多年来，他捐赠予山形县的项目包括建设图书馆、养老院、孤儿院与及修葺神社、学校和医院。更重要的是，他以基金的名义扶持当地的农民，为他们重组农耕地以便科学化、合理化地种植，而因此腾出来的土地他以极相宜的价钱向他们收购。农民的土地是他们的命根。幸雄通过和他们打交道、长期以来建立个人友好关系，喝酒寻春、买醉冶游，不一而足。待取得农民的信任后，往往能够于一夜掏出心肺的深谈之后，趁双方都喝得差不多了，土地的买卖合同也就签订下来了。开始时是东一块西一块的，不大显眼，及后收购下来的土地成片连在一起时，人们才惊讶地觉察到幸雄敏锐独到的眼光和坚毅沉着的魄力。他在政府和农民中间的亲和力，在山形县可说是首屈一指的。除了商业上的活动之外，幸雄还在该县组织了一个日本天皇后援会。在历次的战争中，日本军队的主要兵源，是忠于天皇的农民。日本普通百姓主要信奉两种宗教，其一是佛教和禅道，较接近中国及印度的思想体系，讲的是人生哲理和因果报应，包容性颇大。其二是神道主义，是日本自身的宗教和思想体系，而主轴是忠君爱国的思想，以大和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为了维护天皇制度的金甄无缺、而且可万世不坠，国民要奋发团结、努力精进。它的对外排他性极强，但不失其立身处世的积极精神，有其长期的合理性。日本人对自己要求严格，是基于对实践神道于世间的追求。为了得到诸神的荫庇，更为了要接受诸神的净化，因而不断要求改进自己。而为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个人应无条件地服从集体，死而无悔。日本民族的基本道德价值，是忠于集团、忠于名誉、忠于义理。他们认真而严肃地处事，认为最高的义理是各行其道、各司其职，因而对长幼、尊卑、君臣、男女、上司下属等阶级观念，毫不怀疑地欣然接受。为了名誉，他们可以誓死捍卫，以至于自主结束性命。在所谓「大义名分」的前面，日本人可以切腹自杀，无论殉情、殉职或殉国。而好象人一旦为此而死了，不问是非对错或青红皂白，一切也就得到原谅和净化。他们在集体利益面前，个人的得失可以变得渺小而次要。因此效忠国家、效忠天皇是最能够激励日本人团结一致的最高境界。他们又不太相信有轮回或再生。设若他们真正相信有前生和来世，他们也不重视。一切的恩仇爱恨都在当下、就在眼前。

幸雄和山形县的县长叫和田次郎的，真可说是肝胆相照、可誓同生死的同乡和老朋友。幸雄一年之中大约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泡在山形县。他在这儿的办事处

规模很大，研究开发部有关土地的资料有时候较诸政府的国土厅或田土局的资料还更为详尽。日本人做起事来那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狠劲，有时候可以惊动八方十世、无人可及。幸雄和次郎就是典型。他们一个从商、一个从政，可谓双剑合璧、无坚不摧。而他们又彼此互相倚重，晚上经常聚在一家叫「娃娃妈妈」的酒馆，时而摆鸿门宴大邀各界官商朋辈，时而设家筵只少数良朋故旧相叙。「娃娃妈妈」是日语，是我行我素、肆无忌惮的意思。在日本这个集体化的社会，「自我中心」含有强烈的贬义，但有时候他们又会容忍个别人物某种以撒娇的方式邀宠的行径。酒馆的「妈妈生」叫铃木春美，年纪比幸雄和次郎他们小约十一、二岁，交际手腕熟极如流，而一众陪酒的女侍们在她的调教之下，都出落得标致可人 --- 简直丰乳豪臀、活色生香。

次郎战后复员，即返回他自己的家乡山形县，胼手胝足从头再起。他祖父是大地主；而父亲是农产商，供应大米和米酒。战时父子两人都应召为国出征。父亲被派驻高丽，官阶高至陆军上校。次郎则被派赴中国战场，和幸雄编在同一连队。好几次在华中一带的战役，他们在硝烟中互相扶持，因而结成钢铁情谊，而且侥幸都不死。八月那天日皇裕仁亲自在电台上广播，连队聚在一起悲哀地第一次听到日皇的「玉音」。可惜天皇这第一次，竟是告诉他的子民们：日本要无条件投降，要就地放下武器、马上停止战斗。联合国军中国战场的总参谋长何应钦亦发出命令，武汉的飞机火车及长江的船舶全部集中听候调用，不得擅动。而日本军队当时亦大都听命自动缴械，只有违抗的零星战斗仍在持续。这天晚上，次郎和幸雄相对无言、凄然对视，真没想到这么多年的南征北战，最终没有结果。连长是一个三十几岁叫村上的，来自静冈，出身士官学校，极具威严。投降当晚队里有一同袍切腹自杀殉国，旁边两个同乡的战士协助着他，正座死在血泊中。那刀柄撑在地上支持着死者跪坐在那里，免于倒卧。村上连长泪流满面，召集连队训话时，除了沉痛哀悼切腹者之外，严词训斥全连的战士，声泪俱下地说：「败战是我国的耻辱。但作为忠诚于天皇陛下的军人们，应自我激励反省。为了祖国的明天，要以必死的决心奋斗到底。我们要服从天皇陛下的训谕，今后不可再有同类的事发生。雪耻！奋进！为了祖国的明天！为了捍卫天皇！我们前面的路，从此更加漫长！」士兵们轰然答应：「嗨！长官！」

数十年后的这天晚上，幸雄和次郎在春美的酒馆阁楼上，就只他们和春美三人，还有两个青春迫人的女侍，名叫沟口爱子和抚子的，姐妹两人陪酒。酒兴正浓时，不免又提起当年的往事。在这缠绵温暖、醇酒美人、红烛昏罗帐的环境下，回想战场上凄厉可怖、出生入死的经历，真是恍如隔世。幸雄和次郎被编派上一只日本伤兵船自汉口开往南京，听候组编返国。他们与一群同袍到码头去时天尚未亮，汉口的大钟叮叮当当，夜气森严，街上暗处有当地中国哨兵上来检视盘问。这种形势的急转直下，成王败寇的瞬间逆转，如今幸雄回想起来，恍惚历历如在现前。身畔惟一的安慰是昔日同袍仍在，感喟之余，没有沧海桑田，没有生离死别，以至没有成败得失。及至江边，见伤兵都在排队点名。幸雄和次郎跟随众人，要经过哨站搜身后才可登船，要证实已全部缴械只带随身衣物，为时甚久。上船已东方发白，江水都是云影日彩灿烂缤纷，西方却仍见月亮尚在天边未没。那日月并明的情景，在幸雄的脑海中深深地留下印记，数十年后的今天仍未能忘怀。

船舱里，幸雄与许多伤兵的铺位排在一起。二千多人挤在船上水泄不通，但

彼此都沉浸在败战的彷徨与哀愁之中，除了江水拍击船舷边上的波涛声和辘重搬运时的撞击声之外，这样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却显得鸦雀无声。幸雄感到此次归国亦是忧患方始，而同盟军占领日本后，前路将会如何真难预知，但此生誓死效忠于天皇、以身报国之心将永不改变。同胞们的大锅米饭都极甘香，连味噌汤和青菜、渍物都有一种像神社前贡品供奉诸神般的简净。船上水手们一视同仁地为复员的伤兵分配早饭，就中更有垂死者苟延残喘但缺医少药，令人惻然动容。

幸雄回忆前事，怀中轻拥着爱子；而次郎有抚子一般地相伴拥坐。两人和春美喝酒闲聊，回忆那段中国战场上的山河岁月。当年他们年纪轻轻的，离乡别井去打仗，在战场上的兽性，现在都在蒙眬的记忆中被净化和美化。甚至每于攻陷村镇时联群结队，逐家逐户搜索掠夺财物和寻找「花姑娘」发泄性欲，也在他们的记忆中变得柔和，没有戾气。幸雄只懂得深刻反省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何不好好地守着早年攻略得来的支那东北和台湾，苦心经营它几十年，成功消化吸收使之真正成为日本殖民的疆域后才徐图「进出」中国本土？为什么要匆匆南进、甚至发动太平洋战争，导致美国参战因而陷入败战之困境？这样真有负天皇的圣战号召，导致大好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宏图霸业因而毁于一旦。此刻追悔已迟。

幸雄记得，那船在江上三日，才经九江、芜湖等码头徐徐东进，沿岸停泊时有日本居留民团掷下船来一麻袋一麻袋的，都是饼干、炒米等干粮，却连一阵说慰问、告别与道谢的小小热闹都没有。一则船亦不多停留，而岸上的代表也不到舱里来。舱里的伤病兵更不探身望一望岸上，惟有包括幸雄等无甚伤病在身的复员士兵，立在船顶接取赠物罢了。他们早被编成小组在各船舱配合着水手和医護人员们干活。收到的食物随后拿进舱里分给大家吃。沉默的一大群黑压压的或坐或卧、挤在船舱里，惟有切切的互相守望相助之意。纵使想要彼此激励，亦已甚么语言或说话都不相宜。他们连邻席的人早晚在一起，亦少有交谈，一般心事深埋胸臆，惟盼早日归国与家人团聚。

及至船抵南京，经重新组编后沿陆路辗转赴上海杨树浦。幸雄他们登上日本邮船「日丰号」归国。船要启碇时，船上被遣逐归国的日本皇军士兵们，能行走的都出来立在船边，岸上暂留的日本人一队队唱歌挥旗相送，而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持枪远远地监视着也不干扰。船上播音机开起日本国歌「君之代」，乐声与黄浦江水一同在舷外流去。天上白云移过高桅，那巨大的船身已离岸缓缓开走。幸雄诉说着当时的情景，击节而歌，与次郎热泪盈眶、握手对望。日本是海洋国家，野望都在海洋的远方彼岸。春美深切的关怀抚慰，加上爱子、抚子两姊妹的殷勤体贴，像是宽容慈爱的地母，抚平在战场上受伤归来的战士的心中块垒，为他们包扎伤口以安定精魂。战时慰安妇的女体，为战士们提供重新走上战场，继续搏斗的动力和勇气。春美和幸雄之间就像是这样一种日本男女之间的爱与被爱的关系。它超乎个人爱欲，反映着日本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春美的眼中，次郎又与幸雄无异，一般地也是她需要付出慈爱宽容，怜惜安慰的男斗士。因为他们都为族群的存亡绝续而在外奋战拚命。从这个意义上看，春美、以至沟口姐妹们，是慰安妇在和平时期的延续。她们完成着日本娼楼妓馆的女性在家庭主妇以外的另一种神圣使命。她们不止是娼妓。春美是众人的春美。她是幸雄的、也是次郎的春美。而他们男人之间又彼此有默契，互相不嫉妒。这就是不可思议的日本大和之

魂。在现代化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受薪一族，或所谓「会社员」大军，是卸下了军装的日本天皇的平民军。晚上他们仍需春美、爱子和抚子这样一大批女侍为他们高唱「支那之夜」。

第二十回 卷土重来卫国魂

流落征南将，曾驱十万师。罢归无旧业，老去恋明时。独立三边静，轻生一剑知。茫茫江汉上，日暮欲何之！

南来犹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忍见沙场征战苦，力尽关山泪斑澜。

一九八三年

幸雄在山形县兴办的天皇后援会，活动展开得有声有色。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基层细胞建在各大小城市，而县一级的组织负责联系在东京的全国总部和其它各县的同级支部。它们又间接地与执政自民党的保守派系互相联络呼应，在国会选举期间可发挥拉票的作用。幸雄它们在山形县的活动，重心放在地方建设和农副业上面。这一方面是由于幸雄在地产发展有专长，另一方面是基于农副业是该县的经济命脉。

他们与全国的地产界和农产界也有密切沟通。新潟县的经济政治结构与山形县大略相同。新潟县是田中角荣的出身地。由于田中角荣任内阁总理期间对地方势力颇多关顾，在这飞跃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幸雄和次郎他们两人政经两路互相配合，可说是如鱼得水。在这时代的巨轮轰鸣着，不分昼夜地气喘嘘嘘地努力运转向前进的过程中，随着日本国内经济的蓬勃发展并向海外扩张，仿佛不带刀枪的日本皇军又重临过去他们在大东亚地区征服过的异国土地之上。

天皇后援会分好几个「组合」。青年团、产业部、退思会等几个组合，特别办得出色。幸雄作为委员长，把工作重点放在这几个方面。他亲自主持会务，偶尔有大规模的活动时需邀请县政府的鼎力协助，他就通过次郎这位县长，自是得心顺手，有求必应。

那天幸雄和次郎在春美的「娃娃妈妈」消磨了整个晚上。一宿无话。晨起送走了爱子和抚子姐妹俩之后，他们盘膝对坐吃着早饭，窗外鸟鸣唧唧，阳光柔和地洒在他们的身上。谈到后援会今后的重点发展，他们决定加强退思会的工作，计划更有系统地介绍神道精神和天皇制度，以弥补国民教育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不足。战后近四十年，一整代人过去又另一整代人出来，这时更应强调传承。当时学术界正掀起一股「日本是世界第一」的思潮，从生产到销售，从市场到研发，整理出一套又一套的理论，鼓吹日本应对外直接投资、确保资源供应以至努力开拓海外市场。这是「大东亚共荣圈」和平时代的翻版。它正以崭新的和平面貌卷土重来。这思路在幸雄和次郎的脑海中早已酝酿多时，现正需要不失时机地、有系统地展开另类的国民教育，以统一年青一代的思想，使他们为国奋斗，可更有目标。这些活动不宜通过政府部门，也不宜仰赖执政自民党，最理想的做法就是通过天皇后援会了。说着说着，他们对天皇后援会今后的工作方针也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渐渐地，他们不觉间又重拾昨天晚上未完的话题。当年归国的船只沿着华东海岸北上一段后，随即转而向东。游子返故乡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他们背负着战败的怅惘和面对着未知的将来。幸雄的邻席卧着个患上赤痢的伤兵，便秘都由看护妇过来服侍照拂，而身旁的人们竟亦不畏恶臭，都没有嫌弃之意。他临死时看护妇频频叫他「横山样」。这样年纪轻轻的，眼看不日就可重返国门，却终于等不到这一天。于是有人拿来一面日本国旗，盖在他身上。幸雄心想，败战后苦难的祖国，国旗亦尚守护它的儿女，而同胞们尽其所能，也只能这样了。同舱的人们也不惊动，亦不叹息，默然接受并吞下这满腔的苦情，不知可向谁哭诉。一种黯然的同胞亲情，到此浮华都尽。幸雄对世上万事，像礼佛参禅似的若有所悟。船上本来就缺医少药，有救的也变得没救，眼巴巴看着每天都十来具尸身抛到海里去。幸雄和次郎都没有什么伤病，协助着水手们干活。每于这样的水葬仪式草草举行过，幸雄等人都要去盥洗一番，免受感染。

他们也不时到舷边倚桅而立，远眺彼岸久之。船在海上逐浪而行，两边极目无际，都是滔滔波涛，不见树林山岭，也没有炊烟人家。就这样一叶扁舟似地飘洋过海，站久了不免晕眩，心下更觉慌忙失序、无情无绪。在幸雄的心中，投降归国的感觉不是绝对的惨烈凄惶，而当下看海水就只是海水；既不必有什么联想，也无需有弱者的哀愁。幸雄对他在中国战场上所犯下的罪行并无悔意，此刻他只是感到愤懑无告。这海洋从来送胜者亦送败者。幸雄对卷着一双臂膀迎风瑟缩地伫立一旁的次郎说：「五十年前我们国家也曾在这里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如今的难堪应该只限于一时。且看五十年后又是什么模样。」次郎侧头斜睨幸雄良久，微微颌首。彼此战场上患难相扶持，早已心意相通，来日还需并肩作战。他们早已听说，美国军队将要驻扎在日本领土。这耻辱急待洗脱。美国究竟是友是敌或是怎样，较诸支那又如何，当时他们一概不知。

天皇后援会的年青干部们是战后才出生的「婴儿潮」产物。他们中间随大流的不少，但也不乏有使命感、民族意识浓重，显得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幸雄有相当一批这些得力助手，帮忙着处理会务，日常他就只集中注意力于广交结纳教授级的思考型的良才，举办座谈、合宿、集训等活动，显得朝气蓬勃，而且雄心万丈。当时的日本，经济发展如日中天。日本于战后迎来美国驻军，接触之后竟被震慑住了。既因为日本服膺美国在战场上彻底地打败了自己，而且他们的核武器有无比威力，因而心甘情愿地全盘接收美国式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价值体系，而暗地里将那些利点和好意都融合到自身的文化构架之内。日本二千年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学生，如今庆幸自己觅得名师，便心甘情愿臣服于美国的核子保护伞之下。日本人对美国驻日的军政人员一般地感到亲近。举国欺善怕恶，屈服于强势的权威之下，这又暗暗地与日本的传统思维相吻合。韩战爆发后，美国更一心一意扶植日本重建。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行动纲领，演变成美国式的价值、观念和风气弥漫整个日本。日本人于此重新找到民族的定位，甘愿臣服于欧美，而心底仍自视为亚洲各国的领袖。日本晋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系之后，加上国民平均产值飙升，令日本人对亚洲人民、主要是对中国人和韩国人，历来已存有的轻视、傲慢和偏见，因此更为根深蒂固。

打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全国各地不少天皇后援会纷纷组织战时的寻根活

动，重新联络过去在战场上失散的战友。山形县这方面的活动颇为积极，而且甚有代表性。几千名会员焕发起集体追思的记忆和缅怀旧事的热潮。战时的番号，各军团的行军记录，早已零星地丢失散落各方的战时物品，都被有系统地重新整理出来。他们更编辑战时的军歌，晚上集体聚会时合唱，激昂慷慨。六十来岁的这一批战火中幸存的族群，如今在各自的领域均有所成，有充裕、有能力重新集结在一起。他们也不全是狂热的好战份子，当中也不无对战争怀有悔意，天良未泯的人。但日本的集体压力是如此巨大，在天皇绝对的权威面前，他们借着这类活动重新找到「人到老年」后珍惜余生的生命价值与及存在意义。这真是无话可说。

幸雄多年前已组织天皇后援会的高级干部每年一度在春季樱花时节集体参拜伊势神宫。那里溪山回环，是绮丽的人间胜景。神宫的入口处，豁然敞阳显远，如天朝的殿堂开向万国八荒，气派非凡。神宫的栅门前，桥门半开不闭，里边地上铺满鹅卵石，如太古洪水初退落，细致而澄明。日本人的祖先就是来到此地，开拓其民族的生命。伊势神宫每二十年拆掉重建。这种新意，便好象新做人家那样整然有序，事事都井井有条；制度伦常显得有喜气和朝气。

那建筑的形式好到不落俗套的宗教。伊势神宫的外面山门与木栅关着，望进去里边的二重门也关着。在庄严肃穆中，心灵与自然界之间暗暗契合，使游人不期然衍生幽邃和敬畏之心，使人觉得天下世界自有一种道德力量在提升和鞭策着大和民族的儿女们。这种感觉，在日本茶道、花道和书道都可以体会到，不落俗套、甚至不落思想感情，而是民族尊严的象征。日本人参拜来到这里，好象是子孙来到祖先的面前，分明有自身的端然肃穆，自然地要求自己不负民族的呼唤，要在世间扬眉吐气。

伊势神宫祭祀日本的始祖，叫天照大神，是女性。正殿的邻近，山坡处还有两个小神社，一个是祭祀天照大神的和魂，另一个是祭祀她的荒魂。和魂荒魂，源自中国的性善性恶，而在此有其对立的统一。天照大神的弟弟叫素盞鸣尊，他在传说中非常乱暴，破坏性强。但在天照大神面前，他却时而守规矩时而捣乱得不象话。做姊姊的却一般地对他宽容，像宠爱一个坏孩子，可以不问情由。所以日本男人有他们非常野蛮、放纵和可恶的一面，可以坏到残暴不仁。当他们集体行动时，这种非理性可以令人发指，而越轨行为可以狂飙不能遏止。个人只有服从而无法可想。

所以，天皇后援会内部一小撮人的某些活动，又包括晚上集体喝花酒，嫖娼寻欢作乐。一群男人集体召妓杂交，酒池肉林，好象荒淫无耻，但在他们深层的价值观念之中，是互相肯定的群体行为，是区分「敌」「我」的一种部落文化的原始方式。他们缺乏中庸之道的观念，只有非「友」即「敌」的简单的族类观念。这种观念可以同时具备建设性和破坏性这样两重性格。反正集体的事无需个人负责，因而日本人可以感到理直气壮，又或者认为无可奈何。日本男女又道德观念较为薄弱，享受肉体赋予的满足和官能带来的快感。因此佛教的禁欲观念，在日本不受欢迎。而禅道的超凡脱俗，在这由于拥挤因而竞争激烈的国度，又显得脱离现实，因此有其认受的局限性。日本人信奉「诸神」，相信泛神道主义。普天

之下莫非神明，而现世的恩怨情仇、享乐、忍耐、以至对爱欲、情欲和性欲，日本人在克制和放任之间显得摇摆不定。因此，生死之交如次郎和幸雄，其肝胆相照的最高表现方式，从对原始欲望的满足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在彼此的女性亲类以外，分享他们共同喜欢的女人，而彼此可以不嫉妒、不避嫌、不起情感上独占的波澜。他们是泛性爱主义者，但又同时追求最终的挚爱和钟情于寻找「最后的女人」。这是大和之魂的矛盾统一，有点不可思议。表面看来难于理解，但从深层的文化价值去思考，又好象不难明白。